

陈
忠
实
文
集



陈忠实

文集

第三卷

陈忠实文集 第三卷

陈忠实 编著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北大街131号)

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

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7.75印张 7插页 400千字

1996年8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10000

ISBN 7-80605-355-7/I·303

定价:21.90元

目 录

(1985——1986)

中 篇 小 说

最后一次收获·····	(3)
蓝袍先生 ·····	(68)
四妹子·····	(187)

短 篇 小 说

夜之随想曲·····	(311)
广播体操乐曲算不算音乐·····	(316)
灯笼·····	(319)
毛茸茸的酸杏儿·····	(328)
失重·····	(345)
桥·····	(361)
到老白杨树背后去·····	(381)
打字机嗒嗒响·····	(397)

散文·特写

大地的精灵·····	(419)
迪斯科与老洞庙·····	(433)
访泰日记·····	(440)

言 论

答读者问·····	(515)
忠诚的朋友·····	(529)
创作感受谈·····	(533)
收获与耕耘·····	(553)



中
篇
小
说

最后一次收获

——

一条条沟壑，把塬坡分割成七零八碎的条块。一条主沟的上下两岸，都统进好几条大大小小的支沟。远远望去，那一条条主沟和支沟，恰如一个老汉赤裸着的胸脯上的暴突筋络。被主沟和支沟分裂开来的南塬塬坡，就呈现出奇形怪状的浮雕似的构图，有的像脱缰的奔马，有的像展翅疾飞的苍鹰，有的像静卧的老牛，有的像平滑的鸽子，有的像凶残暴戾的鳄鱼，有的像笨拙温顺的母鸡……莽莽苍苍的南塬塬坡，像一条无可比拟的美术画廊，展示出现代派艺术巨匠们的一幅幅变态的造型……

沟壑里陡峭的断层上，是黄色的、红色的、白色的、褐色的土壤层次；缓坡上和沟底里，是绿色的杂草、苇丛，稀稀拉

拉地冒出一棵或几棵山杨或臭椿树。沟壑之间的坡地上，一台台条田，被黄熟的麦子覆盖着。现在，无论你把眼光投向东部或西部，只能看见两种颜色，大片大片地包裹着坡面的麦子的黄色，夹在大片黄色之间的沟壑里的野草的绿色。黄色与绿色交错着，却不是混杂，黄是黄，绿是绿；黄色是主宰，绿色变成点缀了；似乎这山野世界在一夜之间进行过一场自然界的翻天覆地的革命，把永恒地主宰这山野世界的绿色推翻了，变成了象征着富足的金灿灿的黄色的一统天下，绿色被挤压到狭窄的沟缝间去了。

赵鹏置身于这莽莽苍苍的金黄世界里的一个小小的山梁上，屁股下坐着一辆独轮手推木车，抽着烟，被眼前这恢宏博大的气势陶醉了。这样壮观的大自然景象，一年只能出现一次，而且时日极为短暂。三五日内，这个完整的画面，就被庄稼汉手里闪闪发亮的镰刀剔割得支离破碎了，继而完全刮光削净了，恰如老庄稼汉用剃刀剃刮得光秃秃的脑袋。这富有华贵的景象消失了，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坡面上最丑陋的本色就彻底地暴露出来了。赤裸的丑陋的面容一直要保持到秋末冬初，才能被出土现行的冬小麦的一抹嫩绿所遮掩。

多少年没有看见这壮丽的麦黄时节的景象了啊！自从他跨进西北工业大学的门槛，就再也没有机会目睹一次家乡塬坡麦收的景象了，竟然有二十多年了啊！往昔的夏收时节，他不用操心收麦的事，那是生产队长和全队男女社员的事。他只是星期天回来。在家里为收割碾打麦子的父母兄妹和妻子做一点家务，后晌又骑车子去上班了。今年不同了，土地承包到户了，他不能安静地在那个热处理车间钻研“曲轴淬火”的问题了。工厂里照顾他这个家在农村的工程师，准许下十多天假期，让他

回家收麦子。现在，他手里握着镰刀，推着独轮手推车，投身在这沟壑纵横的山野之中了。

一条条窄窄的小路，从沟道里曲曲拐拐地伸展到坡顶上去，这儿那儿，零零星星地有人在小路上走着，在麦田里挥动镰刀。还不到收割的洪期，人欢马叫的场面还不能出现。麦子成熟的最佳状态还欠一点火候。远远望去，一片金黄，走到地头一瞧，那麦穗上的活色还没有褪尽。在手心剥揉开来，吹去麦芒和糠皮，那手心里的新麦的麦粒，还是胀乎乎的。他家的一块半亩地的麦子，在坡顶的一个干梁上，又迎着风头，妻子淑琴昨日看过，已经熟透，今日开镰了。她吩咐他早晨在屋门口收拾晒麦的场面，自己去收麦了，让他吃罢早饭去拉运。

淡蓝色的氤氲弥漫在远处的沟坡间，由近处到远处，渐渐浓厚。太阳已经升起在东塬顶上碧蓝的天空，却无法驱除净尽远处麦梢上那种似雾非雾的灰蓝色的氤氲之气。气温开始骤然上升，塬坡上流动着一股股热烘烘的气浪，夏虫在麦田里的叫声此落彼起，愈来愈密，金光闪闪的塬坡似乎在夏虫动人的歌唱中抖动起来了……

他把那条皮带做成的车绊搭在肩上，双手扶着小推车的木把，腿和肩膀协同用力，把小推车一步一步沿着陡峭的小路推上去。他看着眼前塬坡的景致，脑子里勾起的却是童年的记忆。真奇怪啊！那清脆的夏虫的叫声，似乎根本不是从左右两边的麦田里传进他的耳朵，倒像是从他的心里流进脑子，而又从耳朵传到空间里去了，似乎心里早就埋着一盒童年从这塬坡上录下的夏虫歌唱的磁带……

屏住呼吸，两手把稠密的麦穗拨开，轻轻地抬脚，小心地落地，几乎一丝声响也没有，尖硬的麦芒儿刺得胳膊腕子痒痒

的，也不敢换下另一只手来抓挠一下，尽管做到了天衣无缝般的谨慎和小翼翼，那爬在两步远的一支麦穗上的绿色的蚂蚱，还是在他伸手猛扣的前一秒钟蹦到地上去了。一切诡秘和隐蔽顿然变得毫无价值和必要，需要的是紧紧盯住在麦根上仓皇逃窜的蚂蚱。不顾一切地扑上去，踏倒一切绊手绊脚的麦杆子，双手准确地捂下去，扣住那只可爱的翡翠般的绿色蚂蚱，世界上最大的诱惑都化作那只小精灵了。就在这关键的一扣将要进行的时候，他的后颈被揪住了。

那只钢铁一样硬的有劲的拳头，顶在他的后颈上，猛一提，他就被凌空提起，从麦田里给甩了出来，跌落在地边的草地上。他扬起头一看，冷娃大叔正瞪着牛眼，高举着攥紧的升子般大小的拳头砸下来，他悲哀地缩了脖子，闭上眼睛，等待那不可躲避的一击。可是，那手却从脑袋上方绕到背后，带着一股风，落到屁股蛋上了，他疼得龇牙咧嘴地趴在草地上。

“我日你妈！我叫你个狗杂种糟践我的麦子！我今天非得把你的狗腿砸断不结……”

冷娃大叔跳着、骂着，唾沫儿飞溅，脸憋得像腊汁肉的黑红色……倒霉！怎么不小心碰到他的手里了呢？他并不后悔逮蚂蚱有什么过失，只是懊丧自己太大意了，应该在踏进麦地之前，先看看主人在不在近旁……

“说！还敢糟攘麦子不？你碎熊给我说！”冷娃大叔揪住他的马鬃毛盖儿头发，说，“我拉上你寻你爸去——”

他慌了。打屁股，他可以忍受；揪头发，咬咬牙也就过去了；他最怯冷娃拉他去寻大人，教训已在：父亲的惩罚比冷娃要厉害十倍！他连声告饶：“冷娃叔，我再也不敢咧……”

“嗨！你碎熊还叫我的外号……”

冷娃的手一使劲，他似乎觉得头皮都要被揭掉了，疼得哭溜出声来，连忙改口，称呼起冷娃的官名：“志杰大叔……好爷哩……”

“倒是叫叔，还是叫爷？”冷娃自己却忍不住笑了，“我把你个捣蛋锤锤子！”

那只铁钳似的大手松开了，他忽地蹦起来，顺着小路跑了，跑得百十步远了，站在塄坎上，嘶吼着：“冷娃——二杆子！二杆子——冷娃！我明日还要来逮蚂蚱……”

冷娃在下面气得挥着胳膊蹦着，朝他扔石头。那怎么能打得着呢？看着冷娃猴急的样子，他报复似的哈哈笑着、跳着……

他推着车子，想到儿时的淘气，自己也笑了。每年的麦收时节，是乡村孩子的盛大欢乐的节日。镰刀一响，又硬又涩的包谷面馍馍就从餐盘上宣告退位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松软香甜的麦子面馍馍，他像盼望过年一样渴盼着开镰。顶有趣的是，孩子们用新麦的麦杆儿，编成各式各样的笼儿，有的是长方形的，中间隔开，像一排厦屋；有的是葫芦状的，用一条细绳拴在裤带上，吊在屁股后头，满山遍野追着蚂蚱的叫声奔跑；傍晚，在碾过麦粒的麦草窝里翻跟头，摔跤，大人们也不禁斥，由他们尽着性子玩耍戏闹，那麦杆儿散发出的醉人的清香甜腻的气味啊！

那条溜马沟里，更是乐趣无穷。沟里终年流着一股清泉，草木茂盛，是孩子们割草放牛的第一场地。沟中间夹着一道沙梁，全是红色的沙粒，光溜溜的寸草不生。他和伙伴们割满一笼青草，就爬到沙梁顶上，从上头溜下来，像箭一样快，心里忽儿忽儿直打飘，比城里幼儿园里的溜溜板惊险得远了，只是磨破了裤子，总躲不过母亲的斥骂……

现在，他是一家千余人工厂的工程师了，尤其在当今开始重视知识的社会生活里，他这样一个正当年的科技人员，在工厂里颇受注目。他在《热处理》杂志发表过三篇论文，掌握了俄、英、日三种外语，在工厂里尤其令那些被十年动乱耽误了学习的青年工人羡慕和敬佩。领导已经找他谈过话，拟定他为工厂新的“四化”干部的人选，可谓正当春风得意之时。

眼下，他的肩头上挂着牛皮做成的车绊，双手推着这辆也许是从周朝传留下来的小车，到塬坡上来拉麦子。他用三种外语所获得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，无法解决麦子的运输问题，这儿只需要力气。

工程师赵鹏推着空车，走上那座干梁的时候，已经气喘不迭，汗流如注了。他一眼瞅见，妻子淑琴正蹲在麦田里，左手拢着麦杆，右手挥动镰刀，刚好割到地头，直起腰来，抹着脸上的汗水，朝他甜甜地笑着……

二

她坐在一捆麦子上，拢一拢被汗水粘住的头发，解开包着馍馍的毛巾，把馍掰成碎块，放到一只搪瓷缸子里，再把热水瓶里的开水倒进去。这是她天不明起来上地时，自己带到地里来的，麦地太远，回家吃饭要费好多工夫。她端起缸子要吃的时候，却发觉忘记了带一双筷子来。她从麦捆儿上站起，走到地埂上，在一丛榆树棵子上折下一根树枝，剥掉了柔韧的软皮，露出白色的木质，就有了一双干净的筷子了。

这就是他的媳妇，他的爱人，他的夫人，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。她左手端着大号搪瓷缸子，右手捉着那双榆树枝做成的筷子，把泡得膨胀了的馍块送到嘴里去，几乎不用咀嚼，就从

喉咙里滚下去了。她吃得很香，大口大口地喝着水，从喉咙里传出咕咕咕的响声；捉着筷子的指间，夹着一根生蒜苔，就着泡软的馍馍。

他坐在她跟前的另一捆麦子上，抽着烟，看她吃饭。她的脸上扑着麦穗上的灰尘，被汗水粘和在脸颊上，手心手背和手腕，已经被黑色的粉灰糊粘得十分肮脏了。坡梁上没有一滴水，要讲卫生就得付出劳动，跑到深深的沟底里去洗手洗脸。她的宽阔的脊背上，汗水湿透衣衫，渗出一个不大规则的圆圈。她吃完了，脸上又淌下汗水，撩起衣襟的下摆来抹汗，露出两只奶头来，在苍苍莽莽的黄土塬坡的麦田里，这一切都显得十分自然，十分和谐，不足为奇。如果是在市里某一家高级宾馆的餐桌上，这种动作未免就有失大雅了……他想。

“想不到这干梁上的麦子长得这么好！”她站起来，提着镰刀，走向麦摆，“往年给队里收麦，这块地没用过镰刀，全是用手拔——猴毛麦子搭不住刀哩！”

他也提着镰刀，走到麦地头。麦子长得真好，齐摆摆的麦穗儿金黄闪亮，棵子稠，穗子长。去年秋里分了地，她把这半亩坡地，用铁锨翻了一遍，种麦时压了五十多斤氮肥。这是她的功劳，她的成绩，从种到收，他没有到地里来过。他有点歉疚地笑了：“你的功劳呀！”

“你坐下歇着。”她制止他割麦，“这一摆麦子，我一镰就割过去了。你歇着，一会儿往回拉。”

他笑笑，在剩下的一摆麦子前蹲下身来，挥动了镰刀。他多年没有割过麦子了，他想试一试自己割麦的技术，妻子累得汗流浹背，却让他在一边歇着，怎么能行呢！他跟在她的屁股后头，割着，镰刀割断麦杆儿的嚓嚓声，是这样动听。在他上

中学的时候，每逢麦收，学校放了忙假，他就跟社员一起收割麦子，技术虽不生疏，而这镰刀刈断麦杆儿的声音却生疏了。

他刚割过三五步，就觉得腰里酸酸的，不由地直起身，舒一口气。他的前头，淑琴猫着腰，左手把麦杆儿一拢，右手里的镰刀跟前一扯，嚓嚓嚓的响声很有节奏地响起来，一排排麦子在她胸怀里倒下去，即使在脊背上扣一页瓦，也不会掉下来，她完全变成一个熟练的农民了……

高中毕业那年，他到渭河边一个同学家里去玩。那是渭河滩上一个小村庄，住着五湖四海的居民，一个百余户的村庄，竟然有十几个省份的籍贯，全是解放前逃荒（天灾、人祸、壮丁、捐税）落脚到这里的。那位同学祖籍山东，现在已经是一口地道的关中语言了，然而生活习惯上，仍然保存下南北各地的风俗。同学的父母用山东大饼招待他，十分热情，客户人待人尤其厚道。他明显看出，全家八口人中，唯一对他表示冷淡的是同学的妹妹，一个正在中学读书的漂亮的女子，跟他连一句招呼也不打，骄傲得像个公主似的。她不大说话，偶尔看见她开口，就发现她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：皱鼻子。当他第一次看见她皱鼻子的时候，心里忽闪了一下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念：我真喜欢她。

他考上大学后，从那位同学的信中得知，她在次年考上无线电技校了。他骑着车子找她去了，在宿舍里见到了她。她一愣，终于认出他来，鼻子又皱了一下。

“你来……找我？”

“对。”

“有啥事呢？”

“想看你皱一皱鼻子……”

“你……”她飞红了脸，往后退了一步，警惕地瞅他一眼，转过脸去了。”

“给我一杯水喝。”他不慌，其实早已盘算好了，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

她迟疑了一下，没有倒水，问：“你要是没有什么事……我要上自习去了！”

“当然有啊！”他说。

“有就说吧！”

“我要跟你恋爱！”

“胡说……”

“真的！”

“你快走吧！”

“给我一杯水……”

她的脸红得像一只鲜红的苹果，连耳根都红了，终于在迟疑间，转身从桌子上端起暖水瓶，往一只玻璃杯子里倒水。他走到她背后，抱住她的肩膀，亲了她一口。她放下暖水瓶，挣扎着，企图挣脱他的拥抱。他死死地抱住她，紧紧盯着她的眼睛，她没有叫喊，使他受到鼓舞，更加有劲地箍住她的肩膀……终于，她羞涩地向他皱了一下鼻子，就伏在他的强壮的胳膊里……一切就这样简单、直截。

她上了一年技校，学校解散了，国家进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，一切公民都自觉承担国家的压力，她也将背着铺卷回到渭河边去。为了表示他的真诚，他提出立即结婚。他们原来商定在各自毕业以后，工作安置稳当，再办婚事。现在，他还有一年就要毕业，没有必要等待了，他要和她结婚。她从渭河边的大平原上，来到南塬坡根的他的家里来了。

如果她在无线电学校读完学业，那么，她现在至少可以穿一身干净的白大褂，在无线电工厂做一名工人，皮肤不会变得这样粗糙，更不会折一根树枝当做筷子吃开水泡馍了！她是无数个为分解国家困难而牺牲了自己前程的青年中的一个，现在完全变成和黄土一样粗放而又质朴的农村妇女了。她的鼻子虽然还习惯于皱一皱，却仅仅只是一种下意识的习惯，公主似的高傲荡然无存了……

“赵鹏，你歇下嘛！”

她站起身，两只手在拧着一撮麦杆儿，那是绑麦子的索子。她的口气是真诚的，固执的，爱护他的。他听了有点难受。是的，她比他年龄小，然而仍叫他歇着。她的口气中包含着一层明显的意思：她是农民，应该而且能够干完这一切；他是……应该歇下来的人！她叫他赵鹏，这是在他对她实行“突然袭击”时叫出第一声之后至今没有改过的称呼，尚没有像乡村里夫妻间习惯于称对方为“娃他大”或“娃他妈”。

“我想跟你……在一摆儿割麦！”他笑着说，“咱俩……难得夫妻相随哪！”

她的鼻子皱了一下，动心地笑了：“你说啥呀？”

“我想跟你在一摆儿割麦。”他说。

“啊……你再说一遍！”

“我想跟你在一摆儿割麦。”

“再说一遍……”

“我想跟你在一摆儿……”

她扔下手里正在挽着的麦索子，三五步奔过来，抱住他的脖子，用她粘着粉灰的脸，和他的脸紧紧地挤挨在一起，颤抖着声音说：“赵鹏，你说说心里话，二十年里，你真的没有后悔